

天涯芳草

陈放著

7.5
1

天涯芳草

陈放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天涯芳草

陈放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122千字 插页2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81 定价：0.47元

印数：000001—115000册

目 录

- | | | |
|-----------|------|---------|
| 第 一 章 | 纽约行动 | (1) |
| 第 二 章 | 香港之夜 | (13) |
| 第 三 章 | 台北阴霾 | (23) |
| 第 四 章 | 尔虞我诈 | (36) |
| 第 五 章 | 火岛角逐 | (39) |
| 第 六 章 | 华侨血泪 | (53) |
| 第 七 章 | 真真假假 | (62) |
| 第 八 章 | 街头枪战 | (71) |
| 第 九 章 | 台风季节 | (84) |
| 第 十 章 | 极点风涛 | (99) |
| 第 十 一 章 | 长歌当哭 | (107) |
| 第 十 二 章 | 虎口斥敌 | (111) |
| 第 十 三 章 | 垦丁奇观 | (119) |
| 第 十 四 章 | 肝胆相照 | (127) |
| 第 十 五 章 | 死水波澜 | (140) |
| 第 十 六 章 | 雨港来客 | (144) |
| 第 十 七 章 | 妈祖显灵 | (152) |
| 第 十 八 章 | 怒打鬼魅 | (161) |
| 第 十 九 章 | 野百合花 | (164) |
| 第 二 十 章 | 山雨欲来 | (171) |
| 第 二 十 一 章 | 龙的传人 | (175) |

第一章 纽约行动

一架被誉为象征七十年代的泛美航空公司的波音型客机在美国长岛上空盘旋——它象另一架不耐烦地在空中盘旋的飞机一样——等待着机场指挥塔发出允许着陆的指令。世界第一大都会纽约在这里显示了它不凡的气势——飞机降落也要排队。

在波音机的客舱里，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肤色的乘客，他们的脸上不约而同地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他们庆幸自己所搭乘的这班飞机上没有遇到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劫机事件。

和其他的乘客不同，坐在第十八排A座上面色铁青、留着长发的罗沧表情十分淡漠。他把脸贴在舷窗上向地面张望。几十个小时之前，他在香港杀死了“二七K”龙头张孝民。

紧挨着罗沧坐在B座上的是个穿着最时髦的1978年巴黎夏装的年轻的黄、白种混血女人。美容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个非常会打扮的女人——她那鹅黄色的短裙和唇上涂着珊瑚红的唇膏相映生辉——在口红的六大色系中，她依据自己的服装准确地选择了珊瑚红系。

此时，这个涂着珊瑚红唇膏的女人非常亲昵地搂住了罗沧的肩头。别人看上去，他们似乎是一对蜜月旅行的情侣。谁也不会注意到，她正在取出在香港就放进罗沧耳朵中特制

的耳堵塞器。

一霎时，机舱里并不很响的谈话声象一个个响雷在罗沧的耳畔炸裂。由于被强行塞进耳堵塞器，在飞行中，他一直处于失去听觉的状态，一个健康人突然失去了听觉，机体的运动也就失去了平衡。整个飞行中，他一直象病人似的受着身边B座上陌生女人的摆布。此刻，他本能地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头部感到剧烈的胀疼，而生命的力量也就在这痛苦的颤栗中复苏了。

命运这是把我又抛到了什么地方？蓦然间，机翼下那滚动着的朵朵白云，触动了他的思乡的情思，唐朝大诗人柳宗元的一首绝句浮上心来：“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

“亲爱的，这是你第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吧？”女人在罗沧的耳边低语着，“你很听话，一直没有试图从耳朵中取出那个讨厌的东西。其实，除非我帮忙，你是取不出来的。他们说，这种东西塞进耳朵后，不仅能使人暂时丧失听觉，也会使人浑身无力呢！……你现在比刚才舒服些了吗？”

罗沧没有答话。他因她打断了自己美好的思绪而讨厌她，他心里想，这个一直照顾自己的女人究竟是什么身份呢？也是“二七K”的人吗？

“呵！自由神！”罗沧轻轻地叫出了声。在盘旋的机翼下，罗沧看到了矗立在贝德洛斯岛上高达三百多英尺的自由女神。女神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握独立宣言，仿佛在对一切由此入境的外国人说：这就是美国！

“对，我们到了纽约！亲爱的，希望你还象以前一样听我的话，不然……”女人收住了话头，温柔地望着罗沧。罗

沦从她那悦耳的声音中流露出来的威逼语气突然明白：自己又一次落入了黑社会的魔爪里，并且是个比“二七K”更庞大的组织。因为他早就知道，纽约是风靡世界的国际黑社会组织——黑手党的大本营！

女人把一块口香糖塞进罗沦的嘴里，笑着说：“嚼着它，飞机降落时耳朵会舒服一些。”

看着罗沦吃糖，女人轻松地嘘出了一口长气——她为自己顺利地完成了代号为“纽约行动”计划中自己承担押解罗沦的工作而高兴。

自由女神像一闪而过，波音机在约翰·肯尼迪机场平稳地降落了。

负责监视机场情况的安全官员从机场电视监视系统传到眼前的荧光屏上看见，罗沦被一男一女夹在中间钻进了一辆林肯牌小轿车。但这并没有引起安全官员的特别注意，因为一切都是十分正常，他们并没有接到什么特殊的命令。如果他们发现情况异常，就会按动操作台上一个按键，荧光屏上就会出现他们需要的可疑者的特写镜头，或者自动拍下一张供日后侦破用的现场照片。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因为普普通通的林肯牌小轿车很快就驶出了画面。

当罗沦乘坐的林肯牌小轿车驶离机场，沿着皇后市的高速公路朝东河底下的隧道飞奔的时候，在纽约市五十七街一幢灰色大楼的地下室，一桩决定罗沦命运的买卖正在谈判。

坐在一张橡木写字台后面皮转椅上的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美国人朱迪·格林。看上去他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那双象雾一样灰白的眼睛里没有任何可以让别人从中窥测出他内



心秘密的表情，一身黑色的庄重的西服使人看了很象一个律师，然而他早在多年前就是经常出入芝加哥黑手党之王柬卡那的别墅里的职业刺客了。1975年6月29日柬卡那中了六发无声手枪子弹丧命后，朱迪·格林转到了纽约，找到了新的靠山。在几个月前的受难周，也就是纽约报纸称之为“血腥的星期四”的那次纽约黑手党为争夺毒品生意，争夺卡洛·冈比诺王位的继承权而爆发的火并事件中，朱迪·格林因暗杀同党阿梅里卡斯·斯特科斯、帕特里克·帕里文察诺和安东尼·科莫等十八人有功，奠定了他在纽约黑手党中的地位。朱迪·格林深信在黑手党王中之王卡洛·冈比诺于1976年去世后引起的“王位继承之战”中，他所投靠的这一派与国际政治紧密相关的势力是稳操胜券的。

朱迪·格林吐出了一口白马盘尼克牌雪茄的烟雾。从前，他并不喜欢抽这种牌子的雪茄，但当他知道了约翰·肯尼迪总统和自己的领袖柬卡那都喜欢抽这种雪茄后，他也就抽起这种昂贵的雪茄了。他甚至看到过朱迪斯·坎贝尔·埃克斯纳——同时属于肯尼迪总统和柬卡那两人的情妇，送给柬卡那盛有白马盘尼克牌雪茄的金烟盒。据说肯尼迪总统也有朱迪斯·埃贝尔·埃克斯纳送给他同样的信物。朱迪·格林凭着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从这轶事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美国的黑手党是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因为它的领袖公然可以和美国总统分享同一个情妇！

朱迪·格林轻轻地弹了弹白马盘尼克牌雪茄的烟灰，似乎是在轻轻点着手中的权杖。他的傲慢态度使坐在他对面高靠背扶手椅上，戴着金丝眼镜，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有些局促不安。他就是从属于台湾“中央党部海外工作会”（由“中

三组”演变而来)的“纽约对中共斗争小组”组长赵辛。

当朱迪·格林冷眼打量着赵辛的时候，赵辛也在琢磨着自己的对手、“纽约行动”的合伙人朱迪·格林。在黑手党这间阴森森的地下室里，赵辛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恐怖。他相信朱迪·格林只要发出某种暗号，自己就会永远倒在这间不为外人所知的神秘的屋子里。想到这，赵辛不禁感到胆颤心寒，一种无名的惆怅笼罩着他。时至今日，不得不求救于黑手党才能完成上峰下达的任务，这使他感到台湾当局在美影响日趋低落，而在五十年代，这种事情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中央情报局的合作；美国国会内呼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的浪潮日见增高，更使他陷入了无可摆脱的抑郁之中，一旦美国与中共建交，那自己的出路何在呢？上海公报发表以来，自己已不知遭到上面多少次“对中共斗争不力”的申斥了，所以这次在罗伦这招棋上是无论如何不能输的。为了抵消中共在美国的影响，为了抵消中共在美籍华人中不断扩大的影响，为了向主张与中共建交的美国议员们施加压力，为了给坚决站在台湾当局立场上的院外集团作个样子，赵辛接到了“中央党部海外工作会”的指令，限期让他在美国召开一次“在美华侨学生声援大陆难胞”的大会，并说明“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将配合他这一行动。赵辛并不担心与会者的人数，多年来他安插在麻省理工学院、柏克莱加州大学、明尼苏达州州立大学、佛罗里达州大学及芝加哥大学中的特务学生，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一部分台湾留美学生。虽然不久前美国《根斯维尔太阳报》的记者在报纸上公开揭露了这件事，诉说这些学生因受到困扰而不能专心学习的痛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的义愤，因而特务活动收敛

了许多，但找到参加大会的学生并不十分困难，因为可以用“吊销护照，不许返台”来威胁学生参加会议。难就难在到哪里去找那么多出席会议的“大陆难胞”呢？就在这时香港方面传来了张孝民被杀的消息，赵辛安插在香港的特工人员提出，如果罗沧——这个中共干部的儿子能参加大会，就是“人心所向”最好的例证。于是绑架罗沧来美的“纽约行动”就产生了。鉴于这是一次代表民意的“民间组织”召开的大会，不宜由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出面，以免绑架失败后，受到舆论的谴责，赵辛就找到了无所不能的黑手党。现在黑手党已将罗沧绑架到了纽约，却没有想到朱迪·格林增加了额外的条件：开放基隆港，使一大批“海洛因”安全进入台湾，黑手党将“海洛因”转手后才能将罗沧交出。

“怎么样，赵辛先生，您能办到这一切吗？”朱迪·格林朝沉默不语的赵辛逼问了一句。

“我……不姓赵，我……”赵辛猛地抬起了头，慌忙分辩着，“我姓李，朱迪·格林先生……”

赵辛不能不受震动，因为他多年来一直使用“李化”这个化名，只有他在台湾的少数几个上司才知道他的真名。

朱迪·格林微微地冷笑了几声：

“赵辛先生，在我们黑手党面前是没有秘密的。全世界的秘密都装在我们的皮包里，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一名普通部长的隐私，也了解每一个宫廷守卫队换岗的时间。赵辛先生，你知道为什么由我来做你们这笔生意吗？”

赵辛困惑地摇了摇头。

“早在五十年代，我在缅甸金三角作毒品生意的时候，就不止一次给你们及中共找过麻烦。台湾许多城市都留下了

我的足迹，其中可能也包括您的上司的卧室。如果我说得不错的话，您曾在军事情报局香港站工作过。对于设在台北附近芝山岩你们的局本部，我可能比您还熟悉呢！毛人凤、叶翔之、汪敬熙都担任过你们局长，现任局长是张式琦吧？”

赵辛惊骇了，没想到朱迪·格林对台湾的特工系统竟有如此深入的了解。他迷茫地听朱迪·格林说下去：

“赵辛先生，您参加过贵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吗？”

赵辛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他不知道朱迪·格林为何在此时谈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

“1963年11月12日，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你们在台北召开了贵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你们当时的局长、‘大陆专家’叶翔之派人找到我，让我给他找几个中国人作为‘大陆代表’出席你们的盛会，我就从金三角的手下人给他挑了几个充数，甚至连叶翔之在大会期间举办的‘反攻大陆展览会’上展出的战利品，象那些美式无线电收发报机、塑料炸弹，也都是我给他筹办的呢！可你们把这些却说成是从大陆缴获来的。可笑吗？哈哈哈哈……”

朱迪·格林的一席话使赵辛十分尴尬。他不明白朱迪·格林公开谈出这些内幕和丑闻究竟是何用意，是抬高他在这一轮谈判中的地位吗？不过这一切起码说明，眼前这个人曾经介入到自己为之效命的政党较高级的机密中，这不由得使赵辛对朱迪·格林萌发了几分敬畏之心——而这恰恰是朱迪·格林的用意所在。

“刚才你说只要我们先把罗沧交给你们，不影响你们会议的召开，你们再开放基隆港，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虽然你们搞骗局是多年来的拿手好戏，但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欺骗

黑手党的人恐怕还没有诞生呢！”

为了扳回败局，使朱迪·格林降低他的筹码，赵辛鼓足了勇气，反唇相讥说：

“尊敬的朱迪·格林先生，您很早就与台湾合作，这是十分令人高兴的，这说明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您又错了！”朱迪·格林打断了赵辛的话，“黑手党是不过问政治的，我们的敌人是全世界各国的海关，但愿基隆港例外！”

对手这样不买帐，使赵辛心中十分恼怒，可是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面带笑容地说：

“当然，当然，我们决不是敌人。可是您的要求太高，在我的职权范围内无法办到。您知道，台湾是禁止毒品走私的。同时，我想您一定和我一样，不愿意把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因为贵国政府为了对付黑手党耗资巨万成立的‘打击部队’也在寻找着他们的目标……”

一阵狂笑打断了赵辛的话头，他原想继续说下去，以便让朱迪·格林明白黑手党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从而有所让步，没想到朱迪·格林笑着离开座位，朝他走来。

“您这是不高明的威胁，而我们要威胁别人，就不这样做，我们喜欢把一个人，比如阁下吧，绑在这里，然后通知您的夫人拿五十万美金来交换……”

赵辛的额上渗出了冷汗，好象已经被五花大绑了一样。

“您带着手帕吗？您好象出汗了，大概是这间房子太热了吧？”朱迪·格林把头扭向了守在门口的一个大汉：“乔治，屋子里是多少度？”

“摄氏十九度，先生。”

“啊，我倒忘了，这里安着空调设备呢！怎么，赵辛先生，您还感到热吗？”

“不热……不热……”赵辛一边擦着额头上不断冒出的汗水，一边尴尬地说着。

“您刚才谈到美国政府，我倒忘了告诉您，在本年度，也就是不久前的1978年3月，美国联邦审计局有一份对付我们的调查报告——华盛顿最高财政审查机构用这样一句话作为他们报告的标题：‘反对有组织的犯罪的战争全线崩溃’！您听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不，您还没有明白。您应该记住，你们这一笔生意我们并没有太大的热情，因为它在我们每年五百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美国国家预算十分之一的收入里，显得是那样无足轻重。您可以走了，赵辛先生！”

赵辛垂头丧气地进了自己的避弹车。他在车上苦苦地思索着：如果自己向上峰传达朱迪·格林要求毒品进入台湾的条件，自己肯定会遭到申斥，也等于向海外工作会的同人提供了自己低能的例证，那自己的地位还保得住吗？赵辛心里很明白，自1957年特工系统大调整后，自己的地位一直是不稳固的，他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投错了主子——投靠了郑介民。他不由得又一次想起自己的知遇恩师郑介民的突然暴死的内幕：那是在1959年12月的一天夜里，他从香港返台到台北的郑公馆向郑介民汇报工作，指望能攀着郑介民这个安全局局长的大树爬上去。没想到刚一进花厅，就见郑介民的妻子，自己的师娘——柯漱芳披头散发地又哭又骂。他急忙跑进郑介民的卧室，只见郑介民躺在地板上，尸体早已僵硬

了。事后他才知道，郑介民在死的那天早晨，接到老头子的电话，让他到日月潭谈话。郑介民和老头子坐在同一条船舶上，当船游到日月潭潭心的时候，老头子面带笑容地赐给郑介民一块西瓜，精通于暗杀手段的郑介民知其中必有蹊跷，但老头子恩赐又不敢不吃，结果只吃了一半，偷偷将剩下的半块西瓜投入水中，就这样回到家，还是因毒性发作而“暴死”了。赵辛想到这里，仿佛又看见局长死时变了形的面孔，这使他额上又沁出了点点冷汗。自己会不会有一天也落个如此下场呢？象郑介民这样曾下令处决中共党员吉鸿昌，担任过“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政府军代表，担任过“大陆工作处”处长和“国防部”次长，立下汗马功劳的宿将都保证不了个人的安全，自己乃区区一个行动组长岂不更朝不保夕了吗！……

赵辛的车驶入市中心曼哈顿，在忧心忡忡中他没有注意到对面开过来一辆林肯牌小轿车，更不会想到林肯牌小轿车里坐着的正是他此时非常需要的罗伦。

正是纽约夜生活开始的时候，纽约市中心曼哈顿亮如白昼。穿着“卡门牌”牛仔裤、牛仔裙等最新款式服装的人流从超级市场、大饭店涌进涌出；“上身脱光”、“下身脱光”、“真正人生”等由霓虹灯组成的英文字母在裸体舞厅、女子按摩院、花花公子俱乐部的门厅上空竞相闪辉，招徕着顾客；狗餐厅、狗服装店的门口簇拥着牵着狗的小姐和绅士；身上背着牙膏、唇膏、乳房膨胀膏等闪光广告牌的黑人、白人、黄种人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行，挣着他们明天的“热狗”钱；在嘈杂的人声、刺耳的迪司克音乐声中，时

而夹进一两声枪响和骑警的马蹄声、警车的鸣叫声，那大概是在纽约地铁或其它什么地方又发生了抢案……

处处是人，纽约淹没在汪洋的人海中。

在时报广场，林肯牌小轿车不得不减慢了速度，象蜗牛一样爬行……

“慢点！小心！别撞着这些可怜的女人……”紧靠着罗沦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涂着珊瑚红唇膏的女人，用手捅了一下前面的司机。

罗沦看见汽车险些撞着一个从车头前擦过的女人。当他从惊悸中镇静下来，扫视闻名全球的时报广场时，真是惊呆了，似乎是全世界的妓女都挤到了时报广场。

“看，这就是林肯中心！以后我陪你来玩。”

罗沦顺着女人手指的方向，目光掠过密密麻麻的妓女头顶，看到三座连在一起的灯火辉煌的大厦。

“左边这座是纽约州剧场，对，就是这座；右边的那座是艾弗里·费希尔厅……”

“中间最高的就是大都会歌剧院吗？”

“对，你真聪明！”女人朝罗沦投去一个赞赏的目光。

“不许说话！”坐在司机旁边一个穿风衣的男人头也不回地命令着，“把罗沦的眼睛蒙上。对不起，罗沦先生，这是我们的规矩，希望你不要反抗！”

当女人拿起黑头套从罗沦的头上往下套时，罗沦又一次望了一眼大都会歌剧院。在香港，罗沦从电视新闻中知道，几个月前北京艺术团在大都会歌剧院举行了精彩演出。罗沦从屏幕上看到了来自祖国的演员在雷鸣般掌声中多次谢幕的动人场面……

黑暗，密不透光的黑头套把罗沧和眼前万花筒般的世界隔绝了。他并不为此而懊恼，这一切有什么可看的呢，摩天大厦远远没有故土的四合院来得亲切，喧嚣的街道更不如家乡的小巷使人感到温馨。他甚至感谢这黑头套，因为它带来的黑暗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幽深的黑暗，犹如广袤的原野，任思绪的野马奔驰。马蹄踏踏，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奔去，晨光熹微，朦胧可见丛丛野草招摇；这是自己幼年去过的呼伦贝尔草原，还是站在长城之上远眺的塞北风光？响鞭震耳，鞭梢甩出一轮红日，马儿闯进了金黄色的光圈里，白衣素裙的肖坤张开手臂，从光圈里迎面跑来，她每跑动一步，就奏出一段动听的音节，头发的每一次飘舞，就飞出许多欢乐的音符；马嘶声声，他弯腰拉肖坤上了马，朝着太阳光圈的深处，朝着理想奔去……

两束强烈的灯光直照在汽车的风挡玻璃上，光束穿透黑头套的缝隙，在罗沧的眼底形成了针尖般的光点。恍惚间，他觉得这是家乡的星光。

第二章 香港之夜

罗沧，你在哪里呀？你可听到我把你的名字呼唤？不，呼唤你的不是我，是祖国，是可爱的祖国。朋友，坚强些，再坚强些，既然命运又把你抛向了深渊，那就只有挺起胸膛